



愉頌度曲  
梁君度

近日於廣東美術館觀《歷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精品回顧展》，於書法創作布局之道頗有感悟，尤在正文與落款之章法安排上，得啟新思。

往日創作，若僅書一二詩句，總覺章法單薄；縱是三五字作品，落一窮款，亦難免簡陋。而今創作，漸悟新境——於落款處添以小楷或小行書自作題跋，不僅內容愈見豐贍，構圖章法亦生發無窮變化。

譬如書寫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，便自題：「此王摩詰《終南別業》頸聯，十言寫盡人間禪機。昔人謂摩詰『詩中有畫』，觀此聯可知：青溪斷處，非山窮水盡之地，實天地新開之境；雲氣升時，有無心出岫之趣，更涵隨遇而安之機。」

若寫「養浩然正氣」五字，則以小行書作跋：「天地有正氣，沛乎塞蒼冥。然人稟是氣以生，非自然具足，必待養而後成。孟子拈出『浩然』二字，鑄就華夏士人千載精神脊梁。其要在『集義所生』，非襲而取之。一念慙慙，是正氣之萌蘗；一行廉恪，乃浩然之消流。終日乾乾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，此氣遂與天地血脈相通。至大至剛，非形體之巨力，乃道義之雄健；直養無害，非放任之疏狂，實規矩之內化。」

又書「觀雨聽禪」，復以小行書題跋：「觀雨非目，聽禪非耳。檐下雨簾如瀑，實為洗淨塵襟的天籟；庭前花葉飄零，正是演示生滅的無言經文。心若潭影空靈，則萬籟皆是潮音。故知：禪不在遠，於雨聲中能

## 為己作跋

聞；道不在高，在觀照時已得。」

自作題跋，非但合於理法，更見諸歷代書家筆墨。此風源遠流長，大大豐富了書法作品的層次與內涵。

觀古人墨跡，自題跋語處處可尋。如「天下第三行書」蘇軾《黃州寒食詩帖》，便是自題跋之典範。東坡書畢寒食二詩，復以略小行書續寫心緒：「自我來黃州，已過三寒食。也擬哭途窮，死灰吹不起。」此段雖屬詩文有機組成，然就其形式與功能而言，實已具題跋特質——既是詩情延展，更是心跡直抒。後有山谷道人題跋相和，更成就一段千古藝壇對話。

至若米南宮《蜀素帖》，自記與友同遊，應請於名絹作書之緣由，正是以題跋敘創作本末，令作品頓生敘事之趣，愈見豐厚。

自作題跋，實為書家與作品之深度對話，既記當下心境，復彰學養情思，更於章法布白間，成就另一重審美天地。



為己的行書作品題跋。作者供圖



姚珏雅音  
姚珏

前幾天，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在廣東省廣州市隆重開幕，這是粵港澳三地首次共同承辦全運會，體現了「激情全運會，活力大灣區」的主題。看了開幕式，我和很多朋友一樣非常激動，可以看到，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嶺南文化與現代科技元素相結合，創新元素處處展現，祖國的科技與文創新實力讓我們感到非常自豪。參加開幕式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考文垂也大讚開幕式真的太精彩了，將文化、科技、體育完美融合，令人嘆為觀止。

這幾天網上最熱的短視頻，就是開幕式中煙火綻放最後一瞬間凝聚成巨大的木棉花。通過媒體報道，我們才知道，這是由AR、VR技術形成的花朵，屏幕前的觀眾才能看到，而且煙火為了安全和環保，採用的也是低溫燃燒特配的金屬粉末。可見，最新科技的運用，已經和文化展示緊密結合，產生的效果也讓人驚嘆。

最讓我感動的是開幕式對於嶺南文化的挖掘和融入創新。煙火綻放的木棉花也是廣州市的市花，嶺南處處可見，象徵着灣區花正艷，大灣區欣欣向榮、蓬勃生長。導演還運用了二千多年前嶺南地區的古代樂器青銅鈎鑼，在技術「復原」原音後，加入智能機器人演奏廣東名曲《彩雲追月》，形成古今對話，為中華傳統文化賦予了時代科技創新，在傳承中融合發展。這也正是我長期以來孜孜以求的初心，讓我感動也深受啟發。

這次的開幕式75分鐘，文藝表演只有21分鐘，雖然簡約但卻不簡

## 灣區花正艷

單，蘊含了對於大灣區文化的理解闡述，以及對於大灣區未來的信心憧憬。其一是嶺南因水而興，以「向海圖強」為敘事主線，創新打造一個「水舞台」；其二是大灣區同心共圓中國夢，開幕式分為「同根同源」「同心同德」「同夢同圓」三大篇章，層層遞進。演出和儀式中粵港澳三地攜手元素處處蘊含匠心，最高潮的兩個時刻就是三地優秀運動員共同點燃名為「天海一心」的主火炬，以及三地運動員在《我和我的祖國》合唱中，作為大灣區一個整體聯合入場。正如開幕式總導演邱昆所說：「開幕式處處充分體現三地文化的交融。」他又說：「三地的文藝工作者共同參加創作，國旗在粵港澳三地同步升起，這極大地弘揚了愛國主義精神。」

我想這體現出大灣區文化藝術創作天地廣闊，未來三地深化交流合作，打造世界級的代表作品一定大有可為。最重要的是大灣區創作愛國主義作品，是民族的也可以是世界的，當融入時代創新元素，能讓不同世代、不同地區的觀眾都感受到共鳴和振奮。這次香港歌星劉德華再次演唱經典歌曲《中國人》，唱出了所有炎黃子孫的自豪和心聲。這首歌曲是近30年前，為了迎接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，劉德華在1996年5月演唱發行的單曲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歌曲詞曲作者都是台灣同胞，同心共圓中國夢需要天下所有中國人共同努力。正如主題曲《天海一心》所唱：「擁抱彼此透明匯聚一顆心」，灣區花正艷，願大家莫負好時節。



水過留痕  
少爺兵

有人鼓吹在唱腔方面功底深厚又有顏值的戲曲演員，應趁着流量仍在時轉戰娛樂圈，成為影視界的一員。但不少戲曲界中人卻不肯轉場，依舊在被視為「小眾娛樂」的戲曲界掙扎求存。

素以敢於發言見稱的戲曲花旦何賽飛則認為，是否轉戰往娛樂圈實在是在個人選擇，因為熱愛才甘於付出，她亦直言不諱，因現實生活上的需求脫不了關係所致，當年她由戲曲演員轉為影視演員，為的是希望在薪酬上能改善生活方面的質素。當時戲曲界實在是清貧，她們總不能每天都喝「西北風」。這次她來觀看浙江小百花越劇《我的大觀園》演出，一來是聽到不少對該戲曲的好口碑；二來是樂見戲曲年輕一代能在傳承藝術上生根發芽。成為座上客的她，看到很多年輕觀眾，在她耳邊山呼海嘯般呼喊着她們心中偶像的演員名字，她覺得一直被形容為「小眾娛樂」的戲曲已有新的改變。演員們最渴望的成就，就是被觀眾所接受，她不禁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戲曲演員，而現世代的戲曲演員多是顏值超高的一群，舞台表現有着「青出於藍，而勝於藍」的趨勢，要成為戲曲界的藝術家之一，是指日可待！

何賽飛又表示自己曾到後台探班，在花旦李雲霄的介紹下認識了多位新人，例如青青、夏藝奕等人，覺得「年輕青春真好」。她們在角色上的變化更多，可能是時代不同，演員的表達能力與時並進又不失戲曲原有的身法動作，所以更能吸引到年輕一代觀眾走進劇場看戲曲。有部分是真正明白到戲曲是老祖宗們遺留下來的瑰寶，不是老一輩才看大戲，新一代的戲曲演員當中已有人憑自己的努力，為角色人物注入新靈魂，由此打破戲曲那份刻板式的沉悶感覺。

何賽飛回答傳媒記者提問時說：「所見的是戲曲能再現彩虹，乃是因為新一代戲曲演員敢於迎戰困難和擔當。」她現時雖在影視的賽道上，依然未忘記過戲曲，在適當的情況和場合都在弘揚傳統文化藝術，任何戲曲劇目的誕生都有賴台前幕後的配合協力，掌聲是屬於大家的。

## 傳承藝術生根發芽



百家廊  
胡笑蘭

那些年，窩上人人吃供應糧，每個人每個月就那麼些定量，多不出來。母親量米的米升子知道母親的縝密。但日子並不慌張，甚至從容。這裏有父親的智慧，有母親料理生活的周全，更有母親種的瓜果蔬菜之功。她稱稀搭配，粗糧細糧，菜蔬瓜果輪番上場。

母親在楊家山的荒處開了一小片坡地。種的植物應時應季，沒讓它荒過。母親種芋艿、種紅薯、種小麥。菜園子就是母親的江山，她把一番心思用在侍弄揣摩土地的植物上，結出豐腴的果，震顫於唇舌之間。

窩上自然不缺陶製器皿，地旁埋口大陶缸，有機肥被母親一趟趟擡上山，將肥料灑在那裏。近旁就是溪水，凹處有淺潭，盛一桶，給紅薯藤苗澆水，施肥。5月，我看麥子拔節、揚花、灌漿。

「麥黃不乾——麥黃不乾——」布穀在給人間獻歌，不疾不徐。麥子熟了，這無比明媚的鳴唱，莫不叫人興奮不已。

天氣晴好。炎熱讓天空顯得深藍。藍得沒有一絲雲、沒有一絲風。四周乾燥，燥熱把人圍住、麥穗也把人圍住。密密的麥子，乾燥的麥子，燦黃的麥子茫茫無際，一眼望不到邊。麥子在貼近人身體那裏，樹起高牆，高及人的胸部。麥穗飽滿，低垂，俯首貼耳。它們給人低語，豐收的季節已經來臨！我是土地傑作，也是你們人的傑作。來吧！我準備好了！

開鎌，開鎌囉。有人在喊，山谷裏有回音。鐮刀鏗鏘作響，沙沙沙——沙沙沙，響聲連綴，麥子一排排倒下。順手

## 遙遠的麥香

放在左邊。人一直往前走，麥芒被一縷縷丟在身後。一直刈到地頭。轉頭，另起一壟，再刈。地面空曠。麥秸桿攤了一麥地，麥田一點點被刈光。

起捆。繩是早預備下的稻草紐兒。幾縷稻草，扭扭，再扭扭，上了勁，成繩。取之自然，用於自然。很快，麥田裏每隔幾米立起結結實實的麥捆。矛擔兩頭尖銳，裹鐵。矛擔專為運輸稻穀準備的。插進麥捆，有點彈性，有細微的摩擦聲。猛力一舉，一頭已經上肩。另一頭又就近尋一麥捆，將尖頭插入。上肩，找平衡，起。兩隻麥捆便穩穩擔在肩上。走起，緊擺腳步，輕搖身腰，一手扶矛擔，一手輕擺。挑麥捆，姑娘家挑出來姑娘家的風姿，男人們挑出來孔武之氣。

7月流火，麥秸桿攤了一院，母親和三姐打麥揚場。

四邊堆滿麥捆，四邊都露出沉甸甸、燦黃麥穗。叉子把麥穗一點點攤平。鏈枷在手裏舞動，有節奏地一起一落，甩出蝴蝶翩翩飛。鏈枷，長柄連着幾支長竹條，竹條前端用布條麻繩綁紮出竹瓣。揮動長柄，敲桿繞軸轉動，竹瓣敲打麥秸，脫粒。鏈枷雖小，卻是威力十足。用時方便。人的智慧就在一件件趁手的用具上體現。用時有機巧，全憑手上功夫。全憑手和心與之磨合，直至相通。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。必須親手動一動，熟方能生巧。你剛一上手，急功近利地甩，往往沒有你所期待的效果出現。鏈枷短促在地，展翼不開。沒有蝴蝶翩翩飛，更不能親吻麥子。母親的鏈枷聲聲，拍拍震響。驚動

## 爽姐私語

我的親愛離開了，不捨之情未能平復，牠是陪伴了我18年的狗狗樂樂！此刻的心情只有失去過至親摯愛才能體會，可能有很多人會說我過分，那只是一隻狗，不明的不相為謀，不會爭拗。

樂樂幾個月大便來我家，當年牠全身黑黝黝，就因為黑色，在寵物店無人問津。愛牠的妹妹帶自己的小狗去洗澡見牠在籠子內已經有很久的日子，忍不住買下牠，不問情由送給我，叫我代送予有心人。我把牠帶回公司，看看哪一位同事可以收留牠。記得第一天我回寫字樓用紙箱把牠放在裏面，牠居然那麼安靜，沒人知道有隻小狗。當天有位同事妹妹說帶牠回家試試，誰知第二天她把樂樂帶回公司，可能牠怕陌生地方，而同事住屋是不能養狗的，她只好放棄。之後轉轉問了幾個人，都覺得不適合，我無奈地帶牠回家，當時我家已經養有兩隻狗狗，只好試着再加多一隻，誰知大哥不接受，追着樂樂要趕牠走，因此樂樂只能在女兒房間走動，經過幾個月時間的適應，樂樂才獲得自由。

日子慢慢過去，樂樂在我家成了萌寵；由於牠長大後嘴巴的毛居然變了白色，令牠似隻小熊仔，見見到牠的人都喜歡，而在家中兩隻狗狗哥哥又忽然先後離

## 樂樂再見

世，大家對樂樂更視為寶貝一樣照顧。牠的性格溫文很親人，絕少大聲亂吠，也不拆家，就這樣平靜地陪伴我們走過一年又一年的快樂日子。

直至去年冬天，樂樂忽然抽筋口吐白沫，像快要死去，那個晚上，慌亂地把牠拖去寵物醫院，醫生檢查之後放牠入氧氣箱，然後跟我說狗狗情況不妙，不如送牠走。女婿趕來且拒絕醫生建議，帶牠回家並且深夜租了氧氣箱，希望盡力救治牠。樂樂那時是命不該絕，回家後我們跟牠再努力生活了一年。

可是近日牠狀況不佳，心肺和抽筋令牠無力再為生存奮鬥，最後在我的懷抱中漸漸離去。樂樂再見！



●謝謝你，樂樂！我們會想你！作者供圖



鵬情萬里  
趙鵬飛

天剛轉涼，香港原產的大頭山茶就進入開花期，單層白瓣黃蕊的碩大花朵，會從現在一直開到明年春天。因其不挑土壤質素，且生長速度又極快，港九新界，幾乎所有郊野公園行山徑的兩側，都能遇見她樹形高大、樹冠豐茂、花朵密實的樣子。這幾日不忍辜負負秋高氣爽，連續郊外穿越，既見大頭山茶，花白蕊黃單純燦爛，又見殘敗瓣落地，委頓如泥，不覺想起張愛玲說不喜歡白玉蘭，「開着極大的花，像污穢的白手帕，又像廢紙，拋在那裏，被遺忘了。」大頭山茶跟白玉蘭開花時風情各異，一個白得耀眼，一個白色暗沉，花落的時候，倒是真有幾分像張氏所嫌棄的那樣，「邇邇喪氣」。轉念一想，又有哪一種花辭別枝頭時，能嬌美如昔呢！

譬如紫藤花開如瀑，花落時紫色漸淺，細碎靜默，恍如一地未了的心事，不知如何安放。牡丹冠絕群芳，獨佔滿園春光，盛極必衰，花落時多半整朵墜地，剎那芳華之感刺痛人心。木芙蓉粉面枝上，一日三色，裊裊婷婷，花落時雖如尖刺，鑽入花泥，一身決絕。臘梅暗香

## 花落的樣子

盈袖，傲骨迎風，凋零時香馨依然，色澤卻已如土如塵。荷花高潔，開在水面，落在水面，波紋橫斜，曲水微瀾，殘瓣順水流到看不見的地方，還是要墜入污濁。這是黛玉之所以葬花的因由。未若錦囊收鮑骨，一抔黃土掩風流。千古文章，葬花的也只此一人。

朱顏辭鏡花辭樹，草木一秋，寥落再發，已不是去年景致。

想起少年時看花落，只覺春日櫻花疊雲堆雪，嬌俏桃李緋紅嫣然，淒美搖落，揉碎殘絹，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情緒，猶如兩後虹橋，太陽一照便消散得無影無蹤。那時獨坐席慕容《一棵開花的樹》。尤其是「當你終於無視地走過/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/朋友啊/那不是花瓣/是我凋零的心」，彷彿立刻被穿穿了心扉，任由羞赧的顏色瞬間從頭到腳。東洋人的「物之哀」宛若具象在眼前。不過，對於自然盛衰四季更替的膚淺感知，還不足以從中領略到易碎的美，所伴有的深深的哀。

花若美人，愈是繁盛雍容，零落時的樣子，愈是叫人不忍多看。武則天垂垂老矣，叱咤不復，權柄下移，只剩洛陽夕陽宮夕陽下，一昏

## 路地觀察

昏老嫗。楊玉環更為慘烈。雪膚花貌似的絕代佳人，臨了了，花鈿委地無人收，翠金雀玉搔頭。也不過是文人筆下纏綿悱惻虛妄描摹。君恩如流水，稱孤道寡的君王，何曾有過真心實意？那日路過石塘咀，忽然想起如花和十二少。情堅意癡不懼世俗固然酣暢，貪戀紅塵才是世人常情。

有個長輩，生得一副好容顏，卻被人說命硬。未出世，父先逝。未周歲，母改嫁。跟着叔叔孀孀過了幾年舒心日子。出嫁後，生了三子，抱養一女。長子腦癱，還不到15歲，夫又患上急症，倉促間撒手人寰。寡母孤兒，心力難支，不顧夫家反對，毅然改嫁。總算得遇良配，扶持她白手起家，創下一門好生意。彼時錢財滾手，起高樓，住大屋，子孝媳賢，得享天倫。忽一日中風在床，好似殘荷半捲的臉，再未舒展過。久病床前，孝子難做。拖了兩年多，髮未白盡，便落髮退場。有親友贈輓聯：半生苦水無人問，歸途有花伴月明。

君看今年樹上花，不是去年枝上朵。我向來不信花有重開日，清風明月眼前人，樹是樹，花是花。



路地觀察  
湯禎兆

最近日本動畫風潮無遠弗屆，無論香港市場乃至世界整體，都叫好叫座。而且不再屬宮崎駿的天下。打鬥動漫看得夠多，最吸引我的不是誰的拳頭威力更大，而是那些外在的強大敵人和人的心，竟然出於同一個根源。這種「外敵即內在」的思考角度，在《鬼滅之刃》《咒術迴戰》《鏈鋸人》這3部作品中都能清晰看見，只是展現的深淺程度各有不同。

《咒術迴戰》表面上寫的是咒靈橫行，但這些陰森的幽靈並沒有固定的實體。它們是由人類的負面情緒、恐懼、壓力、焦慮所聚合而成的無意識災難。咒靈不是孤立的「他者」，而是人心投射出來的集體黑影。每當人群聚集的地方，恐懼與憎恨就增生，咒靈也跟着壯大。因此，咒術師和咒靈最大的區別不是身份，而是如何面對區別七情六慾。打

## 打鬥動漫說什麼？

咒靈，不如說是在打人的黑暗本能，是與自身情緒的角力，這才是現代社會真正的戰鬥。宿儺和真人不僅是大反派，他們是主角內在極端的放大版，像一面鏡子逼迫角色直視內心的混沌。

《鏈鋸人》則更為直接和殘酷。作者藤本樹把人類對事物、概念的恐懼都化作一個個惡魔——槍之惡魔、黑暗之惡魔，甚至連死亡本身都能成為惡魔並執掌生殺；於是世界充滿了四處奔波的惡魔獵人，卻永遠無法終結真正的恐懼源頭。

惡魔看似外敵，但其核心卻是——人類害怕什麼，世道就生出什麼。主角澁谷和波奇塔的結合，不只是一人與魔的共生，更是人類必須棲息於恐懼之中的殘酷寫照。他與瑪奇瑪、帕瓦等角色的關係，無一不是心理創傷與身份掙扎交織而成。每一場戰鬥，打的既是惡魔，也是自家心頭的惡念和慾望。（下回再續）